



亲情之死

——读鲁迅《弟兄》

□关立蓉



《弟兄》文眼就是一个字:钱。在小说开头,秦益堂抽着水烟说:“老三说,老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应该自己赔出来。”这句话在文末又出现一次,与沛君的心境形成照应。秦益堂第一次抱怨兄弟的贪婪时,沛君“慷慨地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慈爱”地闪烁。他的劝告也值得玩味,“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中国有句古话“亲兄弟明算账”,从家庭经济的角度看,老三的抱怨合情合理,而沛君的劝告不过是空洞的道德感在虚张声势。

表面上赞颂了沛君和兄弟之间“鹤鸽在原”的手足情谊,但是从沛君的言行缝隙里,他的自私、精明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其说沛君是道德模范,不如说是以邻为壑的虚伪世界孕育出的人格分裂者。

其一,知晓猩红热的流行时,沛君在办公室大声呼喊,向同事宣布自己请的是“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虽然后文证明大夫是个庸医,中医白问山却诊断得细致而严谨。滑稽的对比意味深长,沛君因为偏见和脸面葬送了兄弟靖甫的生命。

其二,沛君冠冕堂皇地发出“兄弟之间财务共享”的论调,但是细想之后,却令人哑然。沛君在公益局工作,表面上工作体面,但鲁迅浓墨重彩地描绘着他的工作环境,“虽然一切也还是他曾经看惯的东西:断了的衣钩,缺口的唾壶,杂乱而尘封的案卷,折足的破躺椅,坐在躺椅上捧着水烟筒咳嗽而且摇头叹气的秦益堂……”沛君每日的工作不过闲聊,“公益局一向无公司办,几个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他只需每日慷慨地发表“兄弟为睡,家庭和谐”的言论。而他的兄弟则“一礼拜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直忙不过来”。沛君在只言片语中,泄露了他对兄弟的轻视,“这几天可是请假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是否真的是只“受了一点寒”呢?当沛君走入兄弟的卧室,发现他的额头已经“热得发烫”靖甫不仅发热,而且发喘。

靖甫的信,成了沛君罔顾手足的另一重罪证。在病重之时,靖甫的两道眼光“异样地凄惨地发闪”,他开口询问“信吗?”这封信——《Sesame and Lilies》原来是他谋生的饭碗,他想译了书,到文化书馆去换一点钱。对比沛君轻松无聊的工作,读者绝不会想到两人的家境已经窘迫到如此程度。更令人心酸的是,两人共有五个孩子需要上学,直到靖甫病入膏肓,沛君才清醒过来。靖甫为自己搭建的空中楼阁即将坍塌,而没有了靖甫的奋力工作,自己的生活将陷入难以维系的窘境。这与开头的“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两相对比,形成绝佳的讽刺。

其三,文中有几个可怕的片段,“荷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没有勇气没有担当足以承担起整个家庭的收入,但是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一双双不怀好意的,像狼一样“迟钝又锋利”的眼睛,让他对一切不符合礼制的想法感到恐惧。梦反映了潜意识中的恐惧和压迫感,满脸是血的孩子、“神堂”、前来说声讨的人们,无疑构成了他内心最深难以抑制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蔓延着,足以压倒一切可感可知的人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讲兄弟之情的小说,但是它的内核讲述着人性堕落,讲述着在礼制的桎梏中,人性逐渐僵硬、坏死。

其四,也是小说最为隐晦的一点,靖甫去哪了?鲁迅并没有明确地交代靖甫的结局。从靖甫的话里,似乎还有一种乐观的意味,“等我好起来……”。

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有一些蹊跷之处的。这一天沛君到班的时间很晚,快要下午了,“沛君也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心理学上把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称之为“精神疲劳”,是指由脑力劳动繁重、神经系统紧张程度过高或长时间从事单调、厌烦的工作而引起的精神疲惫现象。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望见听差的送进一件公文来,便迎上去接在手里”,看到了“公民郝上善等”的呈件,东郊倒毙了一具无名男尸。种种迹象表明,这具无名男尸,就是靖甫的遗体。靖甫终是死了,而沛君为了省下一笔丧葬费,想到了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段,利用公益局的职务之便埋葬自己的兄弟。虽然鲁迅一向反对大殓,《孤独者》一文详尽地描述了形式主义的丧葬对亲情的践踏,但是亲手将自己的兄弟抛尸荒野构成本文荒唐的顶峰,在瘴气弥漫的云雾里,每个健康的人都是小丑,都像沛君的“绿锈斑斑的墨盒”,从内心开始生锈,像毒蛇一样吐着鲜红的信子,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完全依赖道德而运转的社会是缺乏人性的,而鲁迅像一个引路人,带领读者从远到近,让我们看到了显微镜下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恐怖的人间地狱,一个为了钱相互蚕食的原始世界。



崇川,一部大书

——读四卷本丛书《遇见崇川》有感

□梁天明



江海平原自古崇文敬儒,而得钟灵毓秀,人文荟萃。骚人墨客,行吟江海,文人雅士,足迹崇川。墨来笔往,给崇川留下了丰厚的遗产。

五代十国末期,后周世宗柴荣选择时称静海的江海一隅筑城设州,开启通州城的大门。600多年前,明代政治家刘伯温题写了“崇川福地”的金字牌匾。千百年来,一代代先贤在崇川大地留下了一串串历史屐痕。骆宾王、王安石、文天祥、曹顶、胡长龄、陈实功、李方膺、张謇……细数和崇川有渊源的先贤,可见崇川是一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土地。今天,当我们手捧《遇见崇川》,徜徉于新姿绰约的百年崇川,漫步在波光潋滟的濠河之畔,畅想她绚丽灿烂的未来时,我们发现,《遇见崇川》真是一部大书,它将成

为记忆崇川的永恒经典。

由南报业传媒集团编著的这套四卷本丛书《遇见崇川》,文物出版社近期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分“思贤、温故、看景、博物”四大板块,120篇散文,煌煌40万字,数百幅精美插图,努力从四个维度,勾勒出百年崇川大地的人文风物特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古老与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辉煌的古代文明必将孕育璀璨的现代文明。人们关注历史,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振兴发展那些早就辉煌过的地方。《遇见崇川》不仅是描写崇川的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更是对崇川文化的一次梳理、盘点和盛大检阅;不仅是关注崇川的一群人物、一段风物,更是对崇川发展史的一次探索,对崇川研究的一次提升。

一批报业传媒界的文人、学者对崇川文化有着一份天生的责任感。在他们眼里,这里诞生了南通的一批文人雅士,诞生了诸多中国第一的业绩成就,更诞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成果。《遇见崇川》的编著者钟情于此,多年的新闻宣传,多年的文化担当,多年的资料累积,使这部《遇见崇川》十分厚重、十

分大气。随手翻开此书,“崇川历史文化回眸”“崇川名人纪事”“崇川必游景区及打卡点”“崇川风物一覽”,它们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文博学、生态学、城市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对崇川作了精辟的研究和分析,一篇篇散文资料翔实,文字优美,描写准确,向人们阐述了崇川文化的魅力,形成了极富创见的理论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丛书不囿于传统写作模式,大胆探究,体现了编著者严谨求证的治学风格。《遇见崇川》开掘了城市文化研究的细微之处,打开了淹没久远的崇川文化,向人们展示了崇川的无穷魅力和无限生机。

一个城市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形象代表。崇川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发祥地,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和开风气之先的肇始地。《遇见崇川》以一种全新的观点论述了崇川历史、文化、人物、风尚对城市发展空间的挑战和机遇。这些思考、研究、写作成果,极具挑战性和前瞻性,极具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崇川”是一个窗口和视角,是解读中国城市历史的一个窗口,是透视中国城市文化的一个视角。不妨读一读:“崇川福地的前世今生”“濠河,流淌了千年的文化河”“南通三塔,见证城市的发展史”“骆宾王,初唐四杰之一魂归崇川”“追寻张謇的崇川足迹”“狼山,大江入海第一山”“南通话,方言岛上寻密码”……向我们描述了崇川历史过程中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描绘了崇川文化风尚的开启以及崇川近代遗存的风采,它们都是崇川斐然崛起的历史画卷,解读每一处史迹,都能深刻诠释当代崇川跨越发展的历史和人文渊源。

如今,很多人已不再关注过去的历史,过去的辉煌,过去的衰亡,但当我们细细品味这部《遇见崇川》时,将淹没的文明碎片重拾辉煌的佳篇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历史的大时代,特别是这一历史大时代中崇川文化

精神的涌动和流变,它承载着巨大的人文情结,对历史文明的惋叹,对崇川文化的珍爱,它们汇聚成一种冷冽的人文意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历史感悟吧!“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本书的总编辑及九位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对崇川文化进行了理性思索,这样的研究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去探求、去感悟独特的崇川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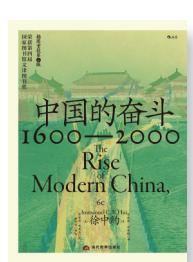
《遇见崇川》还原了历史本真的崇川,再一次让后人敬仰。这十分奇妙的文化魅力,让我们不但了解崇川的历史、文化、人物、风尚,还拥抱那近在咫尺的“崇川”辉煌!崇川有着永恒的魅力和无穷的内涵,它十分华丽。《遇见崇川》是一群新闻工作者走进“崇川”的领地,在哲思中饱含情感,在情感中浸润历史。本书与灵活的形式相应,又不失艺术化的韵味,实现抒情、叙事、写景的意图,图片朴质、优美、追求意味,一篇篇文字是编著者用独辟蹊径的思维浇铸出的成果,或内蕴广博,或古今溯源。它在给予读者人文创造的同时,也能给读者另外一种阅读体验。无论怎样,读者总能在崇川找到相应的精神寄托或从先贤身上得到相应的人文创造。它更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它有一种立足高远,俯视众生的宏大气度,这样的大书读来胸襟开阔,认知有益,一个“大”字,把所有的宏广深邃给概括了……多么富有魅力呀!

远山、近水,山光凝聚景致处;古风、今韵,传承千载数风华。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那是以无数历史的创造为代价的。正是这些历史,才成就了辉煌的文化本色;正是这些文化,才积淀了伟大的文明根基,中华民族才堪称惊心动魄的民族!崇川以它巨大的历史潜力和特有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中外有识之士的目光;崇川,一块走向希望的热土,以她开拓创新的激情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历史可以作证!《遇见崇川》可以作证!



新书架



《中国的奋斗》

[美]徐中约 当代世界出版社

作者虽身处欧美学界,但通过本书表达的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徐中约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和善意之心,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以跨学科的手法,呈现这部描述近四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历程的史学著作。



《重新发现景德镇》

赵慧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提炼出理解景德镇的10个关键词,从陶瓷的历史入手,探讨手工技艺、色彩美学、艺术家村、景德镇、陶瓷大学、雕塑瓷厂、大地艺术节等议题,并提供旅游路线、购物、美食等实用信息,展示了丰富多元的景德镇;历史与现代交汇碰撞,商业与自然磨合共生,手工艺与艺术相互滋养,个人与社会良性合力。



《服美役》

[意]毛拉·甘奇塔诺/玛乌拉·刚齐达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主要讲述“女性之美”是如何被定义的以及现代审美观形成的过程。在制定规则之后,他们又怎么利用女性的消费去完成资本和权利收割。最终作者提出什么是真正的美,美是否存在共识的论证,并试图寻找现代女性如何在“必须美”的社会规则下找到立身之策。



《不间断的人》

七个故事,探向古老与未来时间。人心与科技,经历与幻想,现实与虚构,S市与北京,最终在小说中难分彼此,共同成为探索写作可能的精密试验。这些故事从人们置身其中的日常开始,不断伸展进意想不到的未来世界,探究的是人类永恒的命题:人的情感、善恶和逃离现实世界的方法。

如皋中学旧藏《莎氏乐府本事》

□彭淮

2023年,恰逢如皋中学独立办学100周年,书网上拍一批英文旧书,标注“如皋中学藏书”。我按图索骥,购入数册,其中就有:Tales from Shakespeare即《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即《道林·格雷的画像》,两书钤有正方形朱文印:江苏省立第二代用师范学校藏书之章。“燕京大学丛书”《详注亚脱王驾崩记》钤有双环椭圆形朱文印“江苏省立如皋中学图书馆”,正方形朱白文印“松琴之印”。

有印可考,这批英文书籍曾为如皋师范或如皋中学收藏。可惜那位“松琴”是谁?已无从考证。我有幸履及莎翁、王尔德两位文学巨匠的故居,因此愈加关注两人作品。书中衬页写有一列秀丽的毛笔字:莎氏乐府本事,想必是昔日校中老师的墨迹。存本于1920年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地为纽约。这本书是玛丽·兰姆(1764—1847)、查尔斯·兰姆(1775—1834)姐弟改写的。查尔斯·兰姆是英国剧作家、散文家、诗人。他有一篇《烤猪说》,受到钱锺书先生关注。钱先生为此写下《关于散文(烤猪说)补注二则》,经如皋籍英文编辑张沛霖刊发面世。张沛霖父亲正是如皋师范创始人之一的张藩。

至于这部Tales from Shakespeare更是名作,完成于1807年。清末以来,此书

中文译本甚多,起先译名多为《莎氏乐府本事》,商务印书馆、三民图书公司、启明书局、国立成都大学、新亚书店都发行过不同译本,如今流行的译本名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来自萧乾等人。笔者入藏英文本印于1920年,但是书中印入阿尔弗雷德·安杰于1878年10月撰写的长篇《莎氏乐府本事》导读》。阿尔弗雷德·安杰(1837—1904),英国传记作家、文艺评论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国王学院。这篇《导读》未见于上述诸多中文本中,很有文献价值。

此文介绍《莎氏乐府本事》的创作历程,关键还涉及了一位与中国颇有渊源的英国人托马斯·万宁(1772—1840),汉学家,1802年始学中文,1807年初到中国。他是第一位前往西藏的英国人,又是英国第二次派华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翻译。

《导读》中录入查尔斯·兰姆1806年5月10日写给万宁的信件,笔者译录如下:

玛丽,你似乎还记得她。因你未来正式作别,她颇感不适。我希望这只是偶然的。但是你必须带一个信物,一条披肩或其它东西给她,还要记住那个用于我们壁炉架的栩栩如生的小满人瓷像,我不久会去博物馆买下它,又可作为孩子的伴偶。玛丽说前几日你看见她写作,她希望你应该知道那些文字。她正在为葛德文(笔者注:英国作家、政治学家)的书商将20部莎士比亚戏剧改

编成适合孩子浏览的故事。目前,她已经完成六部,即《暴风雨》《冬天的故事》《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维洛那二绅士》《辛白林》,《威尼斯商人》正在改编中。我已完成《奥赛罗》《麦克白》,还要改写其余所有悲剧。除去63英镑的报酬,我想这本《莎氏乐府本事》还会在大众中流行。玛丽做得很好,我想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查尔斯·兰姆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他于散文《古瓷器》中自言:“每访问一个高贵人家,我首先要看他们的瓷器柜,然后再看他们的藏画。对于这种偏好的次序,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只能说人们各有所好,但因年深日久,也就记不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了。”查尔斯·兰姆致信提醒万宁莫忘那个小满人瓷像,正是他热爱中国瓷器的又一佐证。信中还述及玛丽·兰姆和万宁的关系,也很有趣。玛丽·兰姆长期患有精神障碍,多次进入精神病院疗养,友人甚少。从信中不难看出她与万宁的关系很不错,总而言之,这封中文译本未录的信函,对于当年的如皋师范与如皋中学,有着共同的创办人沙元炳先生。沙先生素来推崇重乡贤胡瑗的教育思想——“贵全”。仅仅是学习语言,学校就已做到古文、白话文、外文教育并重。望着《莎氏乐府本事》中的笔记,我不禁感慨家乡名校的“贵全”学风,名副其实。

读诗偶得

□蔡小卫

读诗歌,没有道理,也用不上道理。我常常企图通过文字去看作者的内心,其实我只要体会作者的一二份心意就行,眼睛被打开,好东西入眼了就是我的所得。桑火菊的诗歌,情感和意念的表达伸缩自如,温柔而不流于伤感,高贵的沉思使人之感染。

“我喜欢这果子坠地的瞬间/喜欢这树叶的凉,穿过我的身体/站在秋天的中央/天空灰白,如一幅素描/向前走吧/这辽阔的人间,总有一半黑夜/一半白天”。

秋天来了,自带秋色,在寂寞的庭院角落,等待有人来访,青春、炊烟及花朵,各自的情绪在寂寥的秋日,俯拾即得。孤独的灵魂藏在内心世界中,被咏唱的事物和作者心灵的感怀一起深深刻进短短的诗句里。

“回忆是断翅的鸟/而有个画面,被一束光圈照耀/朴素的村庄里/谁在田埂上,拾捡落穗的稻穗/秋渐深了/当我用力推开一扇窗时/一个身影正从黑夜,淡出”。

诗歌可以传情达意,此刻,我对秋天的记忆是多余的。诗人对风景的描写,原封不动地成为一段心境的呈现,她喜爱的风景无限接近于“无”之世界的东西,她目之所及便是内心精神世界的象征,似乎在倾诉关于秋天的所有,我想借她的笔把我的秋天也写成

而有一波禅音袭来,诉说着:不要问我眼里的泪水是为美好事物的短暂,还是为世间不可抗拒的忧伤,这美好的人间,我享受一切可以改变的,接受一切不能改变的。我从来不在乎诗人写什么,我只在乎勾起了我什么。

“还是让我回去吧/回到出走的时光/一尘不染/或者把自己还给大地/尘埃,蓝色的海洋/我最爱的母体/活着的,死去的/除非是在呼吸之间/我们总是,和另一个自己合体/和死亡并行”。

诗人心境打破了我,反复阅读便产生了一边咀嚼生活,一边追美人之乐。记得《芙蓉镇》男主角服刑前对女主角说,你一定要活下去,要像牲口一样活下去。尽管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生存刻画,但经历过人生起伏和各种社会风波的人会泪流满面。诗人用“还给大地”“呼吸之间”描摹出一幅望山河远阔,见人间烟火的画卷。你我皆是画中人,逃脱不了社会的规律,逃脱不了自然的安排,却依然努力像人一样活着。

“生下来,活下去”。对个体生命来讲,来到世界,是个偶然,我对世界不重要,世界对我很重要,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明白是一生要面对的课题,所以,珍惜存在的意义,写诗,读诗,都算。